見睫錄卷之六

文章

許天使國求觀我國文集奇高峯大升以李相國奎報及牧隱佔俾四佳集投進天使遍閱獨取牧隱集吟咏不釋臨還賫去及歸中國因通事洪純彦又請累秩倭使玄方之來亦請牧隱集而去倭人亦知文章高下竹窓閒語

徐四佳居正秉文衡至二十年之久故金佔俾宗直姜晉山希孟李三灘承召皆不得爲之當時言者謂公不宜久典文柄公聞之曰我遞則誰當任此或言公與金姜不相好恐衣鉢傳於二公不遞云芝峯類說

文章衣鉢相傳自有故事權文景踶主文衡病劇物議在鄭文成獜趾權乃囑安文靖止而卒文靖代之未幾文靖罷而文

成主之 筆苑雜記

權丞旨採早以文章鳴世早歿金將軍自雄深惜之朴舍人以昌曰子無患主文之無其人牧隱逝而陽村主之陽村逝而春亭主之春亭逝而尹大提學主之提學逝而權止齋主之止齋若逝南秀文必主之秀文若逝我亦在我逝將軍亦在何患採之早歿乎其論文章日就卑下之意隱然言表 上同

金乖崖守溫字文良登文科魁重試拔英登俊試官至判府謚文平公好學不倦博覽強記經史子家列莊老佛之書靡幽不探詩又豪健深得老杜骨髓性不拘檢押韻不整故皆謂詩不如文其實兩贍也有拭疣集 本傳

金慕齋安國爲大學士時出必以書冊自隨所至講論不輟其篤於文學如此每撰事大表文獨坐搆思得一好句則雖夜

輒起手敲窓壁踊躍不已後於病中撰出表文過用心氣斯頓以卒 芝峯類說

金東峯時習常眇視一代文章只服乖崖之文四佳之詩聞洪涵虗主文柄貽書南秋江曰天下可笑事貴達主文柄也成廟嘗命文官觧杜詩東峯訶曰何物老漢敢釋老杜子或曰佔俾金先生主張也東峯曰宗直比和七月狗才揩眼耳常以藁索縛東坡詩曳而披閱曰此我家俳優也 沙村筆談

保閒齋申叔舟二樂亭用漑企齋光漢三世以文章主文姜通亭淮伯玩易齋碩德仁齋希顔三世以文章大鳴 小華詩評

許氏自麗朝埜堂以後文章代出奉事瀚生曄是為草堂草堂生三子其二篈筠季女號蘭雪軒瀚之從叔中樞輯再從兄文貞公琛忠貞公琮皆以文章鳴世或傳許氏祖山玉桂長

丈餘錡椎碎之文章遂絶云 上同

我朝之文大不如前麗稱名家者三乖崖佔俾及近代簡易三家短長余於簡易集序畧論之佔俾似最優以其詞理備耳簡易文高處揜前人下者底蘊畢露令人易厭 谿谷漫筆

崔簡易文章鳴世人謂詩非本色然其豪橫深厚不及蘇齋而鑱畫矯健過之其警絶處聲響若出金石非後來詩人所及石洲嘗問曰當今文章固有吾丈詩則當推何人蓋其意必許己也簡易瞋目良久曰不知老夫死後何人擅揚耳石洲憮然其負如此 農巖集

權石洲韠字汝章才思絶倫酒後嘗多戲言論文殊無定價鄭畸菴問其本色荅曰自國初至今或有述作過我者若其心眼俱到透得妙解無如我者其自負不淺 畸菴集

崔簡易眼下無文每稱栗谷吐辭成章胷中流出人不可及云 栗谷集

任踈菴叔英文章奇古其庭對策乃前代所無駢偶則專學六朝體甞製統軍亭夜宴序華人謄播中國閣老葉向高見而奇之購其全集 類說

宣廟辛丑詔使東出李月沙廷龜時年三十八以禮判兼大提學爲儐接使吏曹正郎朴南郭東說禮曹正郎李東岳安訥吏曹佐郎洪鶴谷瑞鳳爲從事官濟用正金南窓玄成校書校理車五山天輅加平郡守韓石峯濩幼學權石洲韠以製述官隨行李五峯好閔李芝峯睟光鄭守夢曄以迎慰使先後來去簡易崔岦寄詩相酧可謂極一時之奇才也 野言

谿谷之文典則理致雖近宋大家然失之太平緩宋文如歐公

雖若寬平和緩而其封事奏劄指陳利害摸寫事情委曲深切刺骨透髓令人主聽之不得不動開心悟其序記碑誌祭文等文風神遒麗音調宕逸俯仰感慨一唱三歎往往噓唏欲絶谿谷一味平緩全無激切處爲疏章則不足以動人主爲碑誌則無風神色澤爲祭文則無悽愴嗚咽盖其天資寬厚得之又容易不曾致深沈之思故所就者然耳尊尚其文以爲圓熟渾成絶無斧鑿瑕纇可指擬此姑卽其所就者言之則可耳若比古人正見其疲薾不及安得無可議也（農巖集）

國朝以來典文衡權近卞季良尹淮權踶安止鄭麟趾申叔舟崔恒徐居正魚世謙洪貴達成俔金勘申用漑南袞李荇金安老蘓世讓金安國成世昌申光漢鄭士龍洪暹鄭惟吉李滉朴忠元朴淳盧守愼金貴榮李珥李山海柳成龍李陽元

黃廷彧李德馨尹根壽洪聖民李恒福沈喜壽柳根李好閔
李廷龜李甯瞻申欽金瑬張維鄭經世崔鳴吉洪瑞鳳金尚
憲李植李景奭鄭弘溟趙絅李明漢趙錫胤蔡裕後尹順之
金益熙李一相金壽恒趙復陽金萬基李端夏金錫冑閔點
南九萬李敏叙金萬重南龍翼閔黯權愈朴泰尚崔錫鼎吳
道一李畬徐宗泰崔奎瑞金昌協宋相琦李寅燁姜鋧金楺
李觀命李光佐趙泰億李縡李宜顯李秉常尹淳趙文命李
直望李德壽吳瑗李匡德、

附讀書

金乖崖守溫少時從人借書抽取一張藏諸袖而誦之誦已即
棄故誦一秩則一秩盡亡申文忠叔舟有受賜古文選愛之
不離手公懇借之踰月申公往見片〻塗壁烟熏莫下申問

之曰吾嘗卧而誦之每有書籍床寢其上本傳

成真逸侃字和仲博覽廣記無書不讀聞隣家有遺經僻書必求見乃已徐四佳直集賢殿公求見秘書許之終夜長燈不交一睫閱之幾盡後言閣中書籍體製不少差後登第入集賢長坐閣中左右書史晝夜盡閱同列以書淫傳癖譏之然讀書過勞消瘦年三十卒本傳

宋圭菴麟壽自少好學手不釋卷眞鴈之夕明燭讀書人謂書淫長貧胡撰

趙重峯自幼嗜學雖隆冬盛寒衣履盡破而忍苦從師每禾熟時以親命守禾田間隣兒同學者亦各誦所讀至夜深他兒皆睡先生終夜誦不輟他兒睡中聞誦聲驚起每恨其不及稍長以農爲養就田間横木爲架而置書乘暇讀之日以爲

常牧牛田間執書隨之且行且看天雨則披卷於簑笠之下潛心探賾有時失牛所在每日採薪烘于親廚烘訖火殘則搜灰暎火而讀之火盡乃已 抗義新編

李土亭之菡嘗訪成先生于溪上覩之曰公疾如許而雖書不止殆於成癖昔唐明皇溺色忘身人皆笑之今公耽書以增疾夫書與色清濁雖殊残生傷性一也今日經子聖賢之言亦公之尤物也先生笑而謝之 年譜

詩律附歌謠 對耦

太祖大王潛邸時上高峯有詩曰引手攀蘿上碧峯一菴高卧白雲中若將眼界為吾土楚越江南豈不容其弘量大度不可以言語形容 東人詩話

太祖登白岳有詩曰突兀高峯接斗魁漢陽形勝自天開山蟠

大陸擎三角海曳長江出五臺筆力豪大可與大風爭雄小華詩評

太宗咏團扇詩曰風榻倚時思朗月〻軒憑處想清風自從削竹成團扇朗月清風在手中國朝寶鑑

文廟在東宮時感橘一盤賜玉堂諸臣嗽盡而詩見盤面乃御製手書也詩曰旃檀偏宜鼻脂膏偏宜口最愛洞庭橘香鼻又甘口香甘之喻豈責備臣隣之意耶詩評

端宗廢居寧越詩曰嶺樹參天老溪流得石喧山深多虎豹不夕掩柴門語極悲涼詩評又詩曰一自寃禽出帝宮孤身隻影碧山中假眠夜〻眠無假窮恨年〻恨不窮聲斷曉岑山月白血流春谷落花紅天聾尚未聞哀訴胡乃幽人耳獨聰又毎登梅竹樓使人吹笛聲達遠村樓中咏句云月白夜蜀魄

啾含愁情倚樓頭爾聲苦我心憂無聲爾無我憂寄語世上勞
苦人慎莫登春三月子規樓 魯陵志

成宗見平陽碑文以詩尾之曰先朝身許國安危功在山河上
鼎彝爽氣空留圖畫裏英姿今想急難時石床苔覆山羊睡
寥壠雲深夜馬嘶衰草月明涼露滴行人幾欲問爲誰悟寐
英豪感舊圖今之意溢於辭表真帝王之言 詩評

成廟孝友天至有賜瓜月山大君詩曰新瓜初嚼水晶寒兄弟
情親忍獨看每與大君陪 王大妃入內陪宴故云 芝峯類說

仁廟進 大殿春帖子詩曰杓指東方節候新風雲佳氣是良
辰樓前浮舞含書鳳花裏遊嘶保德獜白雪將殘知送臘青
芽欲吐覺迎春年〻每被殊恩渥祝福端宜篤劣身典麗和
暢有太平氣像而臨御未滿一歲嗚乎惜哉 上同

仁廟詩一家有兩婦巧拙百不敵拙者念其拙一日織一尺巧者恃其巧百尺期一日理鬟學宮粧好逐花間蝶逐蝶又折花長笑拙者織秋風一夕至萬户砧聲急拙者先裁衣歌舞堂前月巧者悔何及天寒翠袖薄 寶鑑

宣祖咏臘梅花詩曰人事每從忙裏擾天心但覺靜無爲上林臘月梅花發誰道窮陰閉塞時上句道破天人動靜之理下句顯有抑陰扶陽之意不但天藻之炳煥可見聖學之高明 詩評

萬曆戊子奏請使俞泓奉皇勑及宗系改正會典以還山海関主事馬維銘贈詩曰國王恭帝命貢獻獨虔誠曉騎隨秦驛宵驂度漢營上林瞻繫鴈長樂聽啼鶯歸去無煩訟天朝自聖明使還奏之 上命諸臣和惟李尚弘一聯喜氣長陵樹歡聲太液鶯外無可稱者乃下 御製宗祊令始正莫謂是予

誠列朝功曾積諸臣悃幾營恩沾同大造歌競及流鶯願守
區〻志千秋戴聖明時羣臣請上尊號故結句云〻 寶鑑
壬辰西邊時御製詩曰國破家亡日誰能郭李忠去邠存大計
恢復仗諸公慟哭關山月傷心鴨水風朝臣今日後寧復各
西東 類說
宣廟手書扇面賜王子師傅閔應祺曰撫劒中宵氣吐虹壯心
曾許奠吾東年來事業邯鄲步回首西風恨不窮 上同
仁祖在潛邸有詩一聯曰世上萬物人禽獸天上三光日月星
造語奇偉 詩評
孝廟在瀋陽次昭顯世子詩曰怨尤何敢及天人自恨無謀到
死濱此日還同燕質泣何時復睹漢儀新心懸鳳闕頻驚夢
齒切龍庭厭見春寄語巖廊樞密地只令髯婦着衣巾 昭顯詩

曰時危久作未歸人家在長安漢水濱月白庭心花露泣風清池面柳綠新黃鶯喚起遼西夢玄鳥来傳塞北春想像樓臺歌舞地不堪回首淚沾巾辭句之間其強弱壯軟之氣逈然不侔 丙子録

孝廟有詩曰我欲長驅十萬兵秋風雄鎮九連城大呼蹴踏天驕子歌舞歸来白玉京辭意豪壯殆不讓於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之作而天不假聖籌齋志未就嗚乎痛哉 詩評

金頤叟嘗言徐四佳曰高麗諸子辭麗氣富而体格生踈我朝著述辭纖氣弱而義理精到孰優四佳曰豪將悍卒抽戈擁盾談說仁義腐儒俗士冠冕章甫從容禮法君將何取申玄翁云我朝文章非不蔚然輩出而比之麗朝則少遜李文順奎報之宏肆李文靖之浩汗我朝未見以四佳之論觀之我朝

似優而以玄翁之言論之麗朝似勝今錄其七言近體各一首文順扶寧浦口詩流水聲中暮復朝海村籬落苦蕭條湖清巧印當心月浦濶貪呑入口潮古石浪舂平作礪壞船苔沒卧成橋江山萬景吟難狀須倩丹青畫筆描牧隱即事詩幽居野興老彌清恰得新詩眼底生風定餘花猶自落雲移小雨未全晴墻頭粉蝶別枝去屋角錦鳩深樹鳴齊物逍遙非我事鏡中形色甚分明大抵麗朝規模大而近宋我朝格調近唐今以兩公之詩見之唐乎宋乎若定其唐宋則我朝麗朝優劣自判詩評

權陽村近嘗奉使朝天、明太祖問朝鮮形勝仍命賦詩陽村即製進 太祖稱以老實秀才其咏金剛詩雪立亭亭千萬峯海雲開出玉芙蓉神光蕩漾滄溟濶淑氣蜒蜿造化鍾突

兀崗巒臨鳥道清幽洞壑秘仙蹤東遊便欲凌高頂俯視鴻濛一蕩胷鄭之升謂起頭寫出金剛直面上同

姜通亭淮伯玩易齋碩德仁希顏三世皆以文章大鳴噫自往古能奕世趾美爲難求之於古僅得蘊杜二家而我東公獨一家豈不偉哉通亭寄燈明師詩人情蟬翼隨時變世事牛毛逐日新想得吾師禪榻上坐看東碧海揚塵玩易齋題僧軸詩占斷烟霞心自閒茅茨高架碧層顏飢飡倦睡無餘事春鳥一聲花滿山仁齋詠松詩堦前偃蓋一孤松枝幹多年老作龍歲暮風高揩病目擬看千丈上青空格最高上同

六先生精忠炳烺隻字可寶固不必多也朴彭年詩十年身在禁中天只有丹心魏闕懸西望白雲生眼底不堪歸興遶林泉時公雙親在全義故云成三問夷齊廟詩當年叩馬敢言

非大義堂〻白日輝草木亦沾周兩露愧君猶食首陽薇李
塏善竹橋詩繁華往事已成空舞舘歌臺野草中惟有斷橋
名善竹半千王業一文忠河緯地答朴彭年借簑衣詩男児
得失古猶今上頭分明白日臨持贈簑衣應有意五湖兩烟
好相尋柳誠源送別詩白山控海磨天嶺里水横坤豆滿江
此是李侯飛騎處剌看胡虜自来降愈應孚爲咸吉道節制
使有詩曰將軍持節鎮夷邉沙塞塵晴士卒眠駿馬五千嘶
柳下秋鷹三百坐樓前倪侍講謙嘗奉使東来見成公夷齊
詩大加歎賞曰不圖海外有此忠節之士也上同
成三問赴京時有人以白鷺障子求詩而不示其本公走筆先
成二句雪作衣裳玉作趾窺魚蘆渚幾多時於是出畫示之
乃水墨圖也遂足成曰偶然飛過山陰縣誤落羲之洗硯池

其人大驚 稗官雜記

金東峯詩終日芒鞋信脚行一山行盡一山青心非有想奚形役道本無名豈假成宿露未晞山鳥語春風不盡野花明短笻歸去千山靜翠壁亂烟生晚晴非有道者豈有是語 詩評

成夏山夢井題江亭曰争占名區漢水濱亭臺到處向江新朱欄大抵皆空寂携酒来憑是主人可謂達者之詞 類說

辛進士永禧家有文傳公詩集友人曰子之家集可以印行乎曰我祖雖有能文名而家集所載無一可傳者嘗挽一門生曰三十二而卒不幸同顔回此句外無佳者南秋江以為孝 本集

俞㵢溪好仁 成廟朝最被殊遇及歸覲嶺南 上命中使還於中路搜其詩藁以来其登鳥嶺詩北望君臣隔南来父子同上稱歎曰此人忠孝俱備 類說

鄭一蠹遊岳陽詩風蒲獵〻美輕柔四月花開麥已秋看盡頭流千萬疊孤舟又下大江流其氣像可見岳陽花開皆晉州地名 上同

李希輔能文章號安分堂燕山嘗喪愛姬悼甚使諸臣挽之希輔進一絶云宮門深鎖月黄昏十二鐘聲到夜分何處青山埋玉骨秋風落葉不堪聞燕山覽之哀痛優其賞賚因此驟至大官後時議薄之終至坎坷其春日偶吟詩錦繡千林鳥亦歌天公猶自喜繁華門前枯木無枝葉春力無緣着一花自傷之辭可見詩則絶佳 詩評

趙靜菴謫綾城縲囚中有詩曰誰憐身似傷弓鳥自笑心同失馬翁猿鶴定嗔吾不返豈知身在覆盆中詞極淒切 上同

挹翠軒朴誾燕山甲子被禍而死李容齋裒集時文印行于世其詩天才甚高不犯人工如憑虛捕罔象永保亭曰地如拍

拍将飛翼楼似揺々不繋蓬北望雲山欲何極南来衿帯此為雄海氛作霧仍成雨浪勢飜天自起風瞋裏如聞烏相呌坐間渾覺境俱空容齋曰其詩出人意表自然成章不暇雕餙殆于古希音上同

翠軒詩如風從落葉蕭々過酒許山妻淺〻斟春陰欲雨鳥相語老樹無情風自哀怒瀑自成空外響愁雲欲結日邊陰夜深纖月初生影山靜寒松自作聲一年秋興南山色獨夜悲懷缺月影故人自致青雲上老我孤吟黄菊邊雨後海山皆秀色春還禽鳥自和聲帆風飽與潮俱上漁户渾臨岸欲傾之等語悲壯老健清新警絶如李奎報集中得那有一語如此農巖集

李容齋荇為詩和平純熟優入神境許筠稱為我國第一其題直舍詩衰年奔走病如期春興無多不到詩睡起開窓花事

晩一番微雨落薔薇温裕典則詞家上乘 上同

金冲菴浄文章精深灝噩先輩稱爲文先追秦詩學盛唐堂禍流濟州仍賜死其至海南也題路傍松樹曰海風吹去悲聲遠山月高来瘦影踈頼有直根泉下到雪霜標格未全除又曰枝柯摧折葉鬖髿斤斧餘形欲卧沙望絶棟樑嗟已矣槎枒堪作海上槎韵格清遠盖以自況而竟不保命棟樑之願已矣仙槎之願亦絶 上同

徐花潭詩將身無愧立中天興入清和境界邉不是吾心薄卿相從来素志在林泉誠明事業恢遊刃玄妙機關少着鞭主敬功成方對越滿窓風月自悠然趙龍門昱和之曰至人心跡本同天小智區〻滞一邉説謾軒裳爲桔梏従来城市即林泉舟逢急水難回棹馬在長途合受鞭誠敬固非容易事

誦君佳句問其然蓋花潭頗自許故勉之 類説

李晦齋詩萬物變遷無定態一身閒適自隨時年來漸看經營力長對青山不賦詩又曰萬物得時皆自樂一身隨分亦無憂又曰待得神清真氣泰一身還是一唐虞語意甚高非區區作詩者所能及也 上同

鄭湖陰金剛詩萬二千峯領畧歸蕭蕭落葉打秋衣正陽寒雨燒香夜蘧瑗方知四十非無一句説金剛而猶膾炙 上同

蘓陽谷世讓曰國朝以來代有作者各擅名家而未免偏邦氣習之陋不趍於流麗則失於組織湖陰奇古峭拔一洗萎陋可與唐之長吉義山並較才力云湖陰夜坐卽事詩擁山為郭似盤中暝色初沈洞壑空峯頂星摇爭缺月樹巔禽動竄深叢晴灘遠聽翻疑雨病葉微零自起風此夜共分吟榻料

明朝珂馬軟塵紅真所謂高秋獨睡霽晩孤吟 詩評

林錦湖亨秀製 仁廟挽詞曰天欲喪斯文臣胡除此尽忍将今日淚重灑去年巾報效平生志攀號未免身喬山功未就南陽倍傷神盖 中廟升遐未期 仁廟繼陟林爲山陵都監郎廳未訖而出爲濟州牧使故云 上同

退溪先生年十九歳詩曰通來似(與)源頭會已把吾心看太虛其早年所得已如此也 類說

鄭民秀落拓士也嘗遊朴淵瀑布衣冠藍縷有文士多集侮其爲人謂曰汝能作詩乎民壽書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諸人冷笑郎尾之曰謫仙此句今方驗未必廬山勝朴淵乃大驚上坐而敬之 類說○一本謂成俔蔡壽所作

盧穌齋詩在 宣廟初最爲傑然沈鬱老健莽宕悲壯深得老

杜格力後来學杜者莫能及盖其功力深至得於憂患者爲多十九年在海中只做得夙興夜寐箴解而亦未甚受用後日出来氣節太半消沮獨學得老杜如好耳農巖集

蘊齋因送客醉後作一詩未成有蟬爲雨所驅墜於席前即續之秋風乍起燕如客暮雨暴過蟬若狂似有神助類說

蘊齋於仁廟在東宮時爲右司馬晩年祭孝陵詩廟號全心德陵名百行源衣裳圖不見社稷欲無言天靳中年壽人含萬古冤春坊舊僚屬惟有古司存一字一淚上同

崔簡易岦文章鳴世人謂詩非本色而要亦蘊芝流其風貫格豪橫質致深厚不及蘊齋而鐵畫矯健過之其警絶處聲響鏗然若出金石非後来詩人所能及

簡易謾爲一聯曰禽非易舌無陳語樹欲生花自好枝形容造

化之妙有活動意思余謂非禽無陳語簡易無陳語詩評
辛白麓應時嘗以弘文修撰入直時 宣廟以海棠花下杜鵑啼爲題使諸學士製進白麓詩曰春盡棠花晩空山蜀鳥啼隔窓聞欲老倚枕夢猶凄怨血聲聲落歸心夜夜西吾王方在疚莫近上林捿時 上在諒陰覽至末句深加嗟賞上同

李栗谷以大司柬退歸田里有詩曰閭閻三章辭聖主江湖一葦載孤臣辭氣之間有和平之意鄭松江澈以直提學南歸時贈栗谷詩曰君意似山終不動我行如水幾時回 盖其時與栗谷論議不合故云云 卽此而兩人氣像可見類說

洪慕堂履祥嘗受知於栗谷及先生卒挽以詩曰斯文宗匠國蓍龜海外聲名走卒知洛下正逢司馬日蜀中新喪卧龍時青衿不耐摧樑痛丹扆偏深失鑑悲何意挺生何意奪蒼天漠漠

問憑誰每讀此詩猶可隕涕況親炙之者乎 詩評

戍牛溪贈僧詩一區耕鑿水雲中萬事無心白髮翁睡起数聲山鳥語杖藜閒步繞花叢有詞家風格眞所謂因文悟道 上同

壬辰 大駕西遷李五峯好閔扈從龍灣聞三道兵進攻京城作詩曰干戈誰着老萊衣萬事人間意漸微地勢已從蘭子盡行人不見漢陽歸天心錯莫臨江水廟筭凄凉對夕暉聞道南兵近乘勝幾時三捷復王畿 宣廟見之流涕 上同

先輩嘗曰我東之詩惟崔孤雲終始學唐春流繞古郭野火上高山似中唐人烟隔河少風雪近關多似盛唐山餘太古雪樹老太平烟似初唐其高者出入武德開元下不道長慶以下語不知今世復有如此音響耶 上同

有以習齋權擘石洲詩文優劣問於東岳荅曰二人俱有贈華使

詩習齋詩曰一曲驪駒正咽聲朔雲晴雪滿前程不知後會期何地只是相思隔此生梅發京華春信早氷消江浙暮潮平（華使家在浙江）歸心自切君親戀肯顧東人惜別情石洲詩曰江頭細柳綠烟絲暫駐蘭橈折一枝別語在心徒脉脉離盃到手故遲遲死前只是相思日送後郍堪獨去時莫道音容便長隔百年還有夢中期習齋沈重石洲浮弱可以論定云（上同）

石洲自坡州向江都詩江上嗚咽聞角聲斗柄挿江江水明早潮侵岸鴨鵝亂遥舍點燈砧杵鳴客子出門月初落舟人掛席風欲生西州千里自此去長路險艱何日平警絶道勁可祖老杜此過神髓也（上同）

石洲與五山共次僧軸到風字石洲先題曰鶴邊松老千秋月鰲背雲開萬里風自托其豪警五山次曰穿雲洗鉢金剛水冒

兩乾衣智異風其壯健過之上同

體素眼高少許可嘗與月沙陽場而居一日過月沙門外立馬呼聖徵月沙出應之體素遥謂曰今日聞汝有春生閑外樹日落馬前山之句頗有步趣似可學詩汝其勉之遂着鞭而去自重傲人如此上同

李東岳與體素石洲相善二人俱逝其後兩家子弟共訪東岳于江都感而贈詩曰藝文檢閱李僉正司憲持平權教官天下奇才止於此世間行路何其難陽春白雪誰為唱流水高山不復彈皓首今逢兩家子一樽江水秋雲寒詞甚遒麗體素初拜檢閱終于宗簿僉正石洲曽為童蒙教官令贈司憲持平兩公年皆止四十四上同

壬辰後甲辰倭奴来請信使人皆憤惋而朝廷重其生釁遣僧

惟政往試賦情政遍求別章于搢紳澤堂未釋褐年二十一
贈詩曰制賊無長筭雲林起老師行裝冲海遠肝膽許天知
試掉三禪舌何煩六出奇歸來報聖主依舊一笻枝芝峯詩
盛世多名將奇功獨老師舟行魯連海舌聘陸生辭變詐夷
無厭羈縻事恐危腰間一長劒今日愧男兒 上同

芝峯類說多載己詩百餘句曰世所稱者故錄之云而以余觀
之無可稱者惟林間路細繞通井竹裏樓高不礙山一句差
可意如本集所載棘城詩曰烟塵古塞鶻晨落風雨荒原兕
晝行一聯句語奇恠有足可稱而不錄於其中豈以世不稱
道故闕之歟車滄洲嘗評芝峯詩如草屋明窓賓主相對酒
旨肴佳而一巡行盃更問餘幾則無而繼進歡意索然 上同

宋龜峯客中詩食投叢竹宿依霞行計蕭然只一簑山近鷄龍

秋色早江連白馬夕陽多路通南北君恩足身歷艱危學力
知子在秦城兄塞外夢中歸去亦無家艱難旅泊見於言外同上
楊蓬萊士彥與車　軾遊鉢淵寺各占三五七言刻盤石蓬萊
詩白玉京蓬萊島浩〻烟霞古熈〻風日好碧桃花下閑来
徃笙鶴一聲天地老車詩朝玄圃暮蓬萊山月鉢淵寺香風
桂樹臺俯臨東海揖麻姑六〻壷天歸去来類説
東溟弱冠已成文章嘗謁白沙問曰世以林白湖文章為逼古
而小子所見尋常矣相國驚歎曰少年何為此語君之文章
地步大而尚不解門户何敢妄論先輩余少也為北評事徃
辭林公林公方病銑使五女奴左右扶護垂頭閉目氣息奄
奄余不暇出言告別欲起来林公僅能微語聲不出口曰不
可無別語而吾不能書子其把筆口呼曰元帥臺前海接天

曾將書劒醉我氈陰山入月恒飛雪時逐輕風落舞筵書畢辭出才及大门己出招魂聲幾死口號之詩豪健如此君可侮之乎鄭公吐舌屈膝平生以此自警且戒後世妄勿論先輩之文 荷潭錄

辛丑儐接也顧天使豫賦七言排律五百韵夕投月沙使未曉和進諸公相與燈下覔句僅得數十句月沙曰非車復元不可急招五山而語之五山請呼韓景洪到私次使景洪執筆半醉豪吟口不停呼未明而畢進於天使天使見之嘖嘖嗟賞召五山而見之曰東國有如此人才奇哉奇哉五山嘗與月沙語月沙曰吾詩比之何物五山曰大監詩如花紅草綠之處作三間草屋滿壁圖畫一塵不到者也月沙喜甚又問君詩何如曰小人之詩麁甚月沙曰第評之曰正如項羽舉鐵

鞭々烏騅率八千子弟渡江而西風霆雨雲滿路紛灑寰中萬物皆入破碎矣月沙曰吾之草堂能保存乎曰草堂則已無去處矣一座大笑 霽湖詩話

車五山詩才敏達雄健 宣廟己酉迎詔時在儐相柳西坰幕下登安州百祥樓時暮春中旬間也微雨乍晴四望洞豁妙香蒨川歷々指顧西坰曰此乃壯觀也非五山健筆不能形容即浮三太白觴之令促賦雄篇五山曰微生賦詩不可使羈束即命以大屛遮樓之西南隅置五山其中令任情筆硯五山即脫去巾服排枕左右或坐或臥半吟半嘯走書五言排律五十韻纔一食頃西坰壯之問曰可再乎曰安敢辭乎又用前韻遂成一篇筆翰逾速而押韻逾工西坰曰今日始見君大手宜盡君才以侈茲行五山又連賦二篇皆用前韻

逾出逾奇俄而定州牧使尹暄以都差使入謁見四篇之作謂曰公未可為吾更賦一篇乎曰諾又用前韵以七言成一篇歷陳君公世氏門閥及兩间交道浮沈畧無窘態是日也自午向夕西日尚餘三竿不過二時矣壯哉馳驟之際不遑擇言蛟螭蜥蜴往〻相雜真大家數也 上同

挽鼇城相公詩甚多而當時評者以鼇柱擎天〻妥帖鼇亡柱折奈何天北風吹送因山雨我淚多於此雨多或云成汝學 南窓 金成玄之錫也 所作或傳金昌一未詳孰是 類說

金將軍應河挽朴鼎吉為最百尺深河萬仞山至今沙磧血痕斑英魂且莫招江上不滅匈奴定不還惜其人才格如此染跡凶黨可惡 上同

李達田家詞曰田家少婦無夜食雨中刈麥林中歸生薪帶濕

烟不起入門稚子啼韋衣寒食詞曰白犬前行黃犬隨野田草際塚累〻老翁祭罷田间道日暮醉歸扶小兒逼唐可喜上同

李達嘗客遊湖南有商人賣錦段其所聘姬欲之而無價乃作詩呈邑倅崔慶昌曰商胡賣錦江南市朝日照之生紫烟佳人正欲作裙帶手探粧奩無直錢崔大喜厚給其價達因是有名此詩世所稱佳然商胡二字未穩上同

蓀谷素與荷谷相善一日往訪焉許篈適来到睥睨蓀谷畧無禮容談詩自若荷谷曰詩人在座卯君曾不聞知耶請爲君試之即呼韻達應口賦一絶其落句云墻角梅花開落盡春心移上杏花枝篈改容驚謝遂爲詩伴且如贈湖寺僧詩東湖停棹暫经過楊柳陰〻水岸斜病客孤舟明月在老僧深院落花多歸心黯〻連芳草鄉路迢〻隔遠波獨坐計程雲

海外不堪西日聽啼鴉絶似唐韻詩評
蓀谷嘗客遊帶方郡與白玉峯林白湖梁松巖同登廣漢樓於
酒席白湖先賦一律曰南浦微風生晩波晴烟低柳碧斜斜
山分仙府樓居好路入平蕪野色多千里更成京國夢一春
空負故園花淸樽話別新篇在却勝驪駒數曲歌蓀谷次曰
淸溪雨後起微波楊柳陰陰水岸斜南陌一樽須盡醉東風
三月已無多離亭處處王孫草門巷家家枳殼花流落天涯
爲客久不堪中夜聽吳歌玉峯詩畫欄西畔綠蘋波無限離
情日欲斜芳草幾時行路盡靑山何處白雲多孤舟夢裏滄
濱事三月烟中上苑花樽酒易空人易散野禽如怨又如歌
松巖詩烏鵲橋頭水春波廣漢樓外柳絲斜風烟千古勝區在
詩酒一場歡意多誰向離筵怨芳草行看歸騎踏殘花天涯

去住愁如織強把狂言替浩歌世傳諸公此遊適值國恤白湖以歌字先唱欲以窘諸公玉峯之野禽如歌人謂善押云蓋林詩穠麗梁詩圓熟蓀谷玉峯最逼唐而蓀谷首末平平不若玉峯起结皆戛落清新 上同

己酉詔使之遊漢江也諸人在船中評論古今詩人語及蘊齋諸人一口語曰大手也座中有一人獨曰短律雖佳長律麁厲不足取車典籍雲輅攘臂大呼曰小家之作雖一篇一句可詠掇拾纖碎素無氣力至如蘊齋之作有萬句之勢安敢與之爭衡也因舉遊金剛長律一首而誦之其屯雲古檜陰陰洞落日危橋淺淺灣之句三復咏嘆者久之 霽湖詩話

己酉迎詔時五山與余在西坰幕下四月至龍灣一日同轡徃徃于九龍臺層崖真立萬仞臨之可以望中原山川其下泓深

爲九龍淵也五山命席坐其上使侍者帖紙五六幅進筆硯將欲窮之余竊料此翁不可與爭多宜速賦一詩急避其鋒可也乃書短律一首以示之五山之作已就二十餘韵以左手接紙面黏其詩側面而見之我詩訖呻吟数三聲促令整駕馳還余還寓强問其故五山發笑吐實曰吾平生所嘗用文字即六鼇字也吾詩中既以六鼇對九龍爲君所先神氣忽沮故罷還耳相對一笑盖僕之詩中有山疑六鼇戴江到九龍深之語云 上同

七律四 車滄洲雲輅次西樓詩曰頭陀雲樹碧相連屈曲西来五十川鐵壁俯臨空外鳥瓊樓飛出鏡中天烟霞近接官居界風月長留几案前始覺眞珠賢學士三分刺史七分仙讀之爽然且如山行即事詩炭隆新霜草木知寒江脉脉向何之老龍

抱子淵深裏臥教明春行兩期詩意甚奇道人所未道評詩者以滄州勝於五山滄洲嘗自論曰吾則精水流脂五百石家兄則皮雜並一萬斛耳 上同

柳夢寅於光海朝官至吏叅反正後東西轉徙戊辰逆獄時辭連被逮徙在楊州西山捕得之掌鞫諸臣問曰汝何以謀逆且亡命柳曰光海之必亡婦孺之所知新主之有聖德奴隷亦知豈有秉聖君復庸主之理且我非亡命徙居西山耳獄官曰西山之說我亦解聽使武王立箕子爲天子夷齊猶可入西山耶柳默然良久曰我嘗作孀婦辭以見志以此爲罪則死無辭因誦之曰七十老孀婦端居守閨壼家人勸改嫁善男顏如槿頻誦女史詩稍知任姒訓白首作春容寧不愧脂粉諸相欲活之一勳臣曰不殺夢寅則效尤而不欲爲朝

者必多提防不可不嚴論以逆律於于之於簡易老熟雖不
及才調過之簡易固有依形而立者於于自機出軸變化無
窮此最難處云平生著述不止數十萬言而惜其被禍文集
不行於世可歎 公私聞見

金柏谷木川道中詩短橋平楚夕陽低正是前林宿鳥棲隔水
何人三弄笛梅花落盡古城西極逼唐 詩評

統軍亭詩古今無限而以東溟東岳爲最東溟詩統軍亭前江
作統軍亭上角聲悲使君五馬青絲勒都護千夫赤羽旗塞
垣兒童盡華語遼東城郭非舊時自是單于事遊獵城頭夜
火不須疑東岳詩曰六月龍灣積雨晴清晨獨上統軍亭茫
茫大野浮天氣曲曲長江裂地形宇宙百年人似蟻山河萬
里國如萍忽看白鶴西飛去疑是遼陽舊姓丁鄭詩氣格適

健彷彿老杜盖其時適見毛都督軍兵過去而賦云 上同

東濱詩海上白雲間蒼〻皆骨山〻僧飛錫杖笑問幾時還俊冲雅閑風神骨格似太白非谿澤所可道也 上同

鄭東濱氣吞四海目無千古文章山斗一代其手擘秦漢盛唐之派可謂達摩西来獨開禪教其咏白鷗詩曰白鷗在江上泛〻無冬夏羽族非不多吾憐是鳥也年〻不與鴈北南日〻常随波上下寄語白鷗莫相疑余亦海上忘機者試看吾東今古詩人怎敢道得如此語麼谿谷嘗語人曰余之文譬如良馬欲步能步欲走能走猶不免為馬至如君平寧蜥蜴不失為龍之類也因咏箕子墓詩海外無周粟天中有洛書擊節曰此句出人意表不可及其見許如此谿谷長東濱十年云 上同

金潛谷堉嘗以副使赴燕山海關十里許有角山寺險峻難上潛谷與柳書狀淰聯轡而往上其寺眼界曠絶便有小天下之意潛谷口占一絶曰再入中原路今年辦壯遊居僧指海外微露泰山頭旣下書狀言於上使曰今日爲三壯觀曰何也曰千仞之山萬里之海已極天下之壯觀而副使以七十之年朱顔白髮登陟絶險不扶杖而如履平地此又一壯觀

東方詩學始於三國盛於高麗而我朝文章大手相繼而出前後作者不可勝紀今姑取一二俾後人見一木而知鄧林之多材云爾余每誦金侍中郞景詩驚雷盤絶壁急雨射頹陽則驚其奮迅鄭學士詠杜鵑詩聲摧山河裂血染野花紅則恠其工艶李白雲德淵院詩竹虛同客性松老等僧年則慕其孤高李牧隱浮碧樓詩城空月一片石老雲千秋則服其

清遠下春亭春事詩幽夢僧先解新詩鳥伴吟則悅其清新
金乖崖山寺詩窓虛僧結衲塔静客題詩則愛其閒雅金佔
俾仙槎詩青峯邊雨落日上方鍾則嗟其清亮金沖庵寒碧
樓詩風生萬古穴江撼五更樓則喜其豪壯李容齋溪上卽
事詩鑿泉偸岳色移石殺溪聲則想其奇巧鄭湖陰感懷詩
未得先愁失當歡已作悲則覺其清切崔東皐除夕詩鴻溝
未許割羊胛不須烹則歎其奇健車五山咏孤鴈詩山河孤影
沒天地一聲悲則畏其逸秀詩評

又取若干人七字詩畧加批評鄭學士長源亭詩緑楊閉戶八
九屋明月捲簾兩三人寄意高雅如洛妃凌波步步絕塵金
老峯送人詩天馬足驕千里近海鼇頭壯五山輕造語俊健
如李廣上馬推墮胡兒李白雲夏日詩密葉翳花春後在薄

漏雲日雨中明寫景精妙如龍眠下筆物色生態李益齋多
景楼詩風鐸夜喧潮入浦烟簑暝立雨侵楼清駃豪宕如純
陽朗吟飛過洞庭李牧隱清心楼詩捍水功高馬巖石浮天
勢大龍門山突兀奇壯如銅仙奉盤屹立空中鄭圃隱皇都
詩山河帶礪徐丞旨天地經綸李太師宏健偉壯如磨天巨
斧擘開蜀山金佔畢神勒寺詩上方鐘動驪龍舞萬竅風生
鉄鳳翔嚴重洪亮如勻天廣樂東鶡寒廓李忘軒望海寺詩
蝙鳴側塔千年穴龜負殘碑太古書幽邃奇古如埋酆神釼
沈水禹鼎朴訥齋琴臺詩彈琴人去鶴邊月吹笛客來松下
風高古爽朗如左挹浮邱右拍洪厓朴挹翠永保亭詩地如
拍拍將飛翼楼似搖搖不繫蓬神奇怳惚如彩唇吹霧架出
楼閣鄭湖陰後臺夜坐詩山木俱鳴風乍起江聲忽厲月孤

懸淩厲振掉如秦師過周免冑超乘盧蘊齋即事詩秋風乍
起燕如客暮雨暴過蟬若狂横逸老健如馬援矍鑠據鞍顧
眄黄芝川咏海詩兩儀亭午輪輿轉太極鴻濛汞鼎開奇偉
雄渾如夸父逐日烏獲扛鼎崔東臯朝天詩終南渭水如相
見武德開元得再攀高雅典重如商彝周鼎儼列東序車五
山明川詩風外怒濤聞渤海雪中愁色見陰山汪洋慣猛如
潮捲百川雷撼萬户李体素永保亭詩月從今夜十分滿湖
納晩潮千頃寬豪縱雄爽如蒲梢駃騠不受覊靮權石洲北
閑詩磨天嶺北山長雪豆滿江南草不春清切嘹亮如戍樓
悲笳響徹胡天許端甫南平道中詩春晩岸杔飄簌ゝ雨晴
沙鴨語咬ゝ清新婉麗如西子新粧倚门呈笑李東岳鏡城
詩邉城缺月懸愁外故國殘花落夢中清淑纖妙如清水芙

落天然去飾柳於于加平山中詩斑斕烏虺蟠道側傲兀黄
能坐樹顛奇恠幽險如飛天夜义攫食虎豹鄭北山居夜坐
詩文章驚世徒為累富貴董天亦謾勞何似山窓吟寂夜梵
香獨坐聽松濤其人也奇詩亦如人 上同

出於畀流而能詩者多劉希慶奴服匠號村隱襄陽道中詩山
含雨氣水含烟青草湖邊白鷺眠路入海棠花下去滿枝香
雪落揮鞭劉踈雅又至孝如石帶苔文老山含雨氣青莽句
為人所稱金孝一禁漏官號菊潭鷓鴣詩青草湖波接建溪
刺桐深處可䨏捿湘江二女寃魂在莫向黄陵庙裏啼崔太
立譯官號蒼崖喪室夜吟詩睡鴨董消夜已闌夢回虛閤寢
屛寒梅梢殘月娟娟在猶作當年破鏡看又有賤隷白大鵬
典艦司奴也醉吟詩云醉挿茱萸獨自娯滿山明月枕空壺

傷人莫問何爲者白首風塵典艦奴崔奇男東陽尉宮奴號
龜谷寒食道中詩東風小雨過長堤草色和烟望欲迷寒食
北望山下路野烏飛上白楊啼噫才之不限貴賤如是夫上同

我東女子不事文學只治紡績故婦人之罕傳惟鄭氏咏鷄詩
曰一雙仙鶴唳清霄疑是丹邱羡玉簫三島十洲歸思濶滿
天風雨刷毿毛宗室肅川令内子咏水壺詩最合牀頭盛美
酒如何移置小溪邊花間白日能飛雨始信壺中別有天蘭
雪軒宮詞曰清齋秋殿夜初長不放宮人近御床時把剪刀
裁越錦燭前閒繡紫元鴦采蓮詞曰秋净長湖碧玉流荷花
深處繫蘭舟逢郎隔水投蓮子遥被人知半日羞其丈夫金
誠立少時讀書江舍許氏寄詩云鸎掠斜簷兩兩飛落花撩
亂撲羅衣洞房極目傷春意草綠江南人未歸似近流蕩故

不載集中趙斯文瑗妾玉峯李氏即事詩柳外江頭五馬嘶半醒半醉下樓時春紅欲瘦臨粧鏡試畫梅牕胡月眉魯山墓詩五日長竿三日越哀詞腸斷魯陵雲妾身亦是王孫女此地鵑聲不忍聞又閨情詩有約郎行晩庭梅欲謝時忽聞枝上鵲虛畫鏡中眉楊斯文士奇之妾閨怨詩西風撼々動梧枝碧落冥々鴈去遲斜倚綠牕人不寐一眉新月下西池各臻其妙

附歌謌

太宗設宴邀致鄭夢周酒闌　太宗把盃作短歌以侑詩以解之曰如此亦何如々々彼亦何如萬壽山葛藟亦何如我輩亦如此百年享何如夢周作歌詩以解之曰此身死々復死百番更死了白骨化塵土不論魂有無向君一片心寧有變改理

太宗知其終不變也 謏聞瑣錄

我東樂府有與民樂洛陽春步虛子豊安曲靖東方 清平樂水龍吟金殿樂履霜曲五冠山紫霞洞動動曲鳳凰吟翰林別曲致和平滿殿春醉豊亭鄭瓜亭等曲靖東方者鄭道傳頌太祖倡儀回軍之詞鳳凰吟者 世宗朝尹淮所撰致和平鄭麟趾所撰紫霞洞動動曲翰林別曲者麗朝所撰也 芝峰類說

明廟朝折御苑黃菊賜玉堂官命撰進歌辭玉堂不能就時宋三寧純直摠府乃借製以進 上覽之驚喜大加賞賜其詞至今傳于樂府 上同

丁丑三宮北遷時過青石嶺 孝廟作歌曰青石嶺已過芳草河口何處是胡風凄復凉芳陰雨亦何事誰畫此形像芳獻之金殿裏又歌曰天朝路阻芳玉河舘已虛大明衣舊躍跡崇

禎誰更書追懷壬辰恩潜然淚沾裾

鄭丞旨誠謹耿介忠貞燕山朝流落不遇慷慨作俚曲中夜悲歌以寓其愛君繾綣之意其一曰以我思子心子無我心似子心苟可以天下寧有是思之縱難能無嫉猶可已其二曰桃李媚恩光競此色婉晩老菊終亦花寂寞誰省曉霜風掃卉空孤芳託秋苑其音凄以婉其辭怨以直楚累騷哀長沙賦苦遥遥此心千載同貫使人聞之不覺腸摧而淚下也 龍泉談寂記

金冲菴己卯禍竄濟州臨死作辭授曰絶國兮作孤魂遺慈母兮隔天倫遭斯時兮隕余身乘雲氣兮歷帝閽從屈原兮高逍遥長夜冥兮何時朝炳丹衷兮埋草萊堂堂壯志兮中道摧嗚乎千秋萬歲兮應我哀 稗官雜記

我東人所作歌曲雖不能與中國樂譜比並有可觀而可聽者

感君恩翰林別曲漁夫辭最久近世退溪歌南冥水月亭歌
朝天歌關山別曲古別離曲南征歌之類甚多
寃憤歌洪忍齋所作公少時為安老所陥被刑幾死竄興陽述
其寃憤伸其不平之鳴也
俛仰亭歌宋二相純所作説盡山水之勝遊賞之樂胸中有浩
然之趣 上同
鰲山歌林錦湖亨秀通判會寧時所作讀之可想其人英風爽
氣槩足蓋一世 象村集
關東別曲鄭松江澈所作狀物之妙造語之奇信樂府之絶調
也 歌譜
思美人曲亦松江作祖述詩經美人二字以寓憂時戀君之意
亦郢中之白雪也 上同

續思美人曲亦松江作復申前思未盡之語意益切語益工可
與两出師表相伯仲也 上同

將進酒亦松江作詞旨通達句語清婉若使孟嘗君聞之淚下
不但雍門琴也 上同

怨婦詞箔妾巫玉所作說盡空閨情境曲有脂粉艷態雖詞人
奩體何以過此或云箔死後巫玉將同坐蘭雪代為此作使
脫稿云 上同 (按蘭雪二十七夭箔作詞衰之此云箔死云云恐誤也)

江村別曲車五山天輅所作備述江山閑情之趣讀之令人有
清適之意 上同

流民嘆趙玄谷緯韓所作備述昏朝政令之煩列邑徵斂之苦
可與鄭俠圖相表裏也 上同

牧童歌任休菴有後作也公當昏朝無意進取作此以寄之意

自適之趣超然於禍福之門蓋楚辭之遺意也上同

白沙謫北青時登鐵嶺作短歌曰鐵嶺最高峯飛去彼白雲孤臣怨君淚為雨帶將去沾洒君在處九重宮闕裏上同

天將楊經理行軍過青坡橋時田中男女鋤禾齊聲而去歌經理問通官曰彼歌亦有腔調乎曰用俚語為曲非文字也天使令接伴使李恒福飜譯以進其歌曰昔日若如此〻形安得持愁心化為絲曲〻皆成結欲解復欲解不知端去處天將見之稱善曰農人非徒勤於本業歌甚有理有賞也可各給青布一疋於于野談

光海於上林賞春之日必令諸姬誦李花梔花杏花叢南里北里西里春不寒不熱好時節半醒半醉無事人之歌反正後流落宮人每誦之泣下沾襟公閭私見

我國太平簫羅〻之聲蓋有所本昔曹植作譙樓畫角三弄其初弄曰爲君難爲臣難〻〻又難弄弄曰創業難守成難〻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難〻〻又難令角音之嗚〻者皆難字之曳聲云 類說

附對耦

牧隱登中朝第名聞天下授翰林知制誥學士歐陽玄見而輕之作一句嘲曰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牧隱應聲曰鷄鳴狗吠之聲達于四境又曰持杯入海知海大又應聲曰坐井觀天曰天小歐大驚曰君天下奇才也 於于野談

元人有與牧隱同名者出一對嘲之曰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牧隱卽對曰魏無忌長孫無忌古無忌今亦無忌其人起拜 芝峰類說

牧隱在中朝到一寺〻僧饋之以餅遂作一句曰僧手小來僧手小使對之盖僧手餅之別名也公未能卽對曰異日當對之後遠遊千里外見一人携瓶而至公問何物曰客談也客談者酒之別號也公大喜而足之曰客談多至客談多半歳後歸說其僧〻大嘉之曰得對貴精晩暮何妨得一語遠來相報此又奇也 於于野談

自昔華使之徃来率以詩文相娛麗朝時一天使出来令館伴出對館伴曰張良項羽争一傘良曰凉傘羽曰羽傘天使卽對曰許由晁錯争一瓢由曰油胡蘆錯曰醋胡蘆又曰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天使曰魑魅魍魎四小鬼各自心腸天使曰女子比肩合作人間之好對者曰日月齊體麗爲天上之明又曰東方朔西門豹南宮适北宮黝東西南北之人

對者曰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左右前後之神又曰
兩家作配己酉一日爲佳對者曰半夜生孩亥子二時難分
又曰人曾作僧人弗能作佛對者曰女婢爲卑女又可爲奴
天使祁順之來也出對曰三角山形三角立金乖崖應聲曰
燕尾亭流燕尾分天使大奇之太平閒話

鄭文成𤢖趾字伯雎號學易齋生洪武丙子號稱神童十六生
員十九文魁倪侍講謙奉使到國公爲儐相〻得甚歡月夜
露坐庭中討論侍講曰奈如夜禁何公曰可怕李金吾侍講
曰侍逢王〻汝相與笑曰天下未嘗無對信哉

尹文憲子雲字之望官領相茂松府院君郎申高靈之妻兄一
時拜相嘗於同年之會申占句云青眼故人俱白髮公遽對曰
黑頭賢相只丹心申屈膝曰我不如兄之精敏盖申受古阜

妓只丹心故云 本傳

蔡壽字耆之文章贍敏公有孫曰無逸五六歲時夜抱而卧作一句曰兒孫夜〻讀書不無逸即對曰祖父朝〻飮酒猛又於雪中抱行咏一句曰犬走梅花落無逸曰雞行竹葉成無逸亦登科 上同

金慕齋安國爲宣慰使時日本僧口呼曰氷消一點還成水慕齋對曰木立雙株便作林華使唱曰處難名曰黃裏地公即曰居易字云白樂天華使歎服 類說

金河西麟厚嘗得暎山紅暎斜陽裏一句久未覓對一日李佐郎後白至公語之李郎曰生地黃生細雨中 本傳

張丞憲天使時李杆城克仁以兒童觀光天使召問讀何書曰漢書天使口占曰豁軒牕四壁東西南北之風李郎曰治園

圃一區春夏秋冬之景張大奇之類說

壬申登極詔使韓給事世能出来其所製詩下別書八字宜付丙丁勿移甲乙倉卒一行皆未曉梁清溪以製述官在儐相之坐進曰宜付于火勿鏤于木人奇之為一世諺言 霽湖詩話○清溪名大樸霽湖之父

鄭之升遊嶺南只成一聯曰十室仁同縣千峯智異山欲更着一句不得而還類說

林白湖入俗離山讀中庸八百遍得句曰道不遠人人遠道山非離俗俗離山 上同

天使顧天俊出對曰烟鎖池塘柳儐相李五峯將對之從事權石洲韠之使謝之天使曰東國有人 上同

李澤堂植一日往拜東岳適有二僧在座時即正月五日而前三日連雪東岳曰春天五日雪三日澤堂諦視其對句如何

继吟曰遠客二人僧二人澤堂驚歎不已詩評

沈尚鼎聖凝嘗於家居得一聯曰丁香總落芭蕉發未得對趙泰億大年適過沈言之趙應聲曰卯酒初醒午夢酣漫錄

聰敏

金直提文聰明過人博通經史尤長史學資治通鑑綱目皆源落載腹人有問者應聲答曰在某卷幾張百不一失　世宗命撰訓義也公之功居多國朝史學以公爲首　上春日隆而早卒不大施惜哉筆苑雜記

金東峯時習五歲以神童名　英廟召試三角山詩曰束聳三峯貫太清登臨可摘斗牛星非徒岳峀興雲雨能使王都萬世榮　英廟又試之曰童子之學白鶴舞青空之末卽對曰聖主之德黃龍翻碧海之中卽賜帛五十疋使自運去遂各

綴其端曳出之 震事奇聞

徐四佳陽村外孫也六歲屬句人稱神童八歲陪陽村座四佳曰古人七步成詩尚遲請五步成之陽村指天爲題呼名行傾三韻四佳曰形圓至大蕩難名包地回旋自健行覆壺中間容萬物知何杞國恐頹傾 詩評

金西河㨾厚字厚之正德 生形容端正氣宇宏深年五歲父口授周興嗣千字文公瞪視不答父恚曰子必唖也門戶不振俄以津唾指畫窓壁歷歷皆千字字也六歲指天呼韻卽曰形圓至大又窮玄浩浩空空繞地旋覆壺中間容萬物杞人何事恐顚連平生未嘗輕易言語人問之曰言語不可不重人稱長城神童 本傳 與徐四佳詩恰似可怪

日本詩僧瑚中來聘慕齋以司成禮接得體唱酬贍敏僧思涸

不能敵欲試强韵以讀易爲題呼盐尖鎚三字公應聲曰大羹元不和梅盐至道難形筆舌尖静裏默觀消長理月圓如鏡又如鎚以左賛成典文謚文敬嘗有洞生以半月爲題呼魚蛆輿三字公卽應曰神珠缺碎鬪龍魚剮殺銀蟾半食蛆顚倒望舒仍失御軸亡輪折不成輿 己卯錄

閔箕字景說生而穎異五歲學千字至晉楚二字問於父曰未有晉國楚國之前字義云何聞者大奇之從事學問沈潛義理金慕齋亟稱之早登科官至右相 本傳

退溪十二歲時受論語于叔父松齋公將論語中理字問凡曰事之是者是理乎松齋大奇之曰汝已解文義矣 退溪言行錄

曺梅溪友仁字汝益學語便曉文字四歲賦詩屬句有因雲碧山頭烟割暮江腰之句 澤堂集

林垂胡苞博覽羣書無有過人之聰凡於九流百家奇語古文無不目涉而誦嘗至都下左顧右眄應答無疑口如懸河走馬莫有窮已鄭湖陰每指之曰行〻秘書 霽湖詩話

栗谷母夫人即申進士命和女也號師任堂通經傳能屬文善筆翰又工於針錦刺繡七歲時倣安堅所畫遂作山水圖又畫葡萄皆世無能擬者也 栗谷集本状

鵝溪七歲咏一殼三栗曰一家生三子中者兩面平隨風先後落難弟亦難兄自髫齔已道奇壯語其子慶全九歲時在鵝溪膝上使賦即景即成曰一犬吠二犬吠三犬亦隨吠人呼虎乎風聲乎童言山月正如燭半夜惟有寒鳴梧十歲作杭州圖詩曰楊柳依〻十二橋碧潭春水正超〻粧樓珠箔待新月江畔家〻吹紫簫謂稱其家兒詩評

李判書準少聰慧嘗過宿一邑吏家夜覺無聊問主人有何書冊乎曰無他冊只有軍案二卷耳李命取來閱了一遍歸時復入其家才經四稔主人者曰他物亦不可惜而向來軍案亦被焚燼此最爲悶李命取空冊來使書畢誦而傳謄焉主人大驚以爲天神也後取他券考之十餘人外訖相換登第爲注書持公事入侍適大醉出來時遺失所抱文書明朝皆誦書之不錯一字少時讀陽節潘氏一遍成誦 震事奇聞

白沙八歲時大人祭贊公命以琴劒作騈句應聲曰劒有丈夫氣琴藏千古心聞者知其大成 本傳

李月沙十歲博通經傳子史次南山詩擬原道文傳於中朝人稱神童 澤堂集

李芝峯睟光童時作雪詩曰庭前有月松無影檻外無風竹有

聲造語已占神境 本傳

李五峯好閔十歲時見二百人榜目而背誦不錯一人年三十擢庭試探花郎拜注書　宣廟臨筵問字義講官皆不能對　上顧公曰問爾富文學爲我言之公辭謝對敍甚悉　大上悅特旨授內翰賜暇讀書曰此人奇才也培養不可拘常例命脫禁直專意學業 本傳

李德馨爲李都督如松接伴軍中秘書累百言提督門子潛示公〻此甚僅覽一遍卽奪而去公卽傳謄狀聞於行在其後得原本而考之無一字謬云 於于野談

鄭教官碏嘗讌集爲射韵之戲得暮字諸人爭先占之乃自作一句云寥亮江天暮諸人不信曰此在何集耶曰遠〻沙上人初疑雙白鷺臨風忽橫笛寥亮江天暮乃唐詩也諸人信

李判書準少聰慧嘗過宿一邑吏家夜覺無聊問主人有何書册乎曰無他册只有軍案二卷耳李命取来閱了一遍歸時復入其家才經回祿主人者曰他物派不可惜而向來軍案亦被焚燼此最爲悶李命取空册来使書畢誦而傳謄焉主人大驚以爲天神也後取他卷考之十餘人庇訛相換登第爲注書持公事入侍適大醉出来時遺失所抱文書明朝皆誦書之不錯一字少時讀陽節潘氏一遍成誦 震事奇聞

白沙八歲時大人叅贊公命以琴劒作騈句應聲曰劒有丈夫氣琴藏千古心聞者知其大成 本傳

李月沙十歲慱通經傳子史次南山詩擬原道文傳於中朝人稱神童 澤堂集

李芝峯睟光童時作雪詩曰庭前有月松無影檻外無風竹有

聲造語已占神境 本傳

李五峰好問十歲時見二百人榜目而背誦不錯一人年三十擢庭試探花郎拜注書 宣廟臨筵問字義講官皆不能對
上顧公曰問爾冨文學為我言之公辭謝對叔甚悉 大上
悅特旨授內翰賜暇讀書曰此人奇才也培養不可拘常例
命脫禁直專意學業 本傳

李德馨為李都督如松接伴軍中秘書累百言提督門子潛示
公〻秘甚僅覽一遍即奪而去公即傳謄於行在其後得原本而考之無一字謬云 於于野談

鄭教官碏嘗讌集為射韵之戯得暮字諸人爭先占之乃自作一句云寥亮江天暮諸人不信曰此在何集耶曰遠〻沙上人初疑雙白鷺臨風忽横笛寥亮江天暮乃唐詩也諸人信

服 世峯類說

任踈菴叔英記性絶人淹貫經史子集雜書小說人名地名一過目皆領畧久而不忘唯四傑四六集讀五六遍終身記誦口授弟子傳寫一字不錯國朝典故氏族源委以至國內山川形勢道里遠近風謠善惡財賦多小皆諳悉無遺尤邃天下輿圖據大明一統志證以史傳皆如親歷嘗於泮齋一見生進様一一皆誦多士驚以爲神嘗過楊根見路傍男女相與語聽記中間曲折男女數人名後數年在龍津舟上認其人仍述其所聞而問其事首尾其人大驚 言行錄 澤堂集

金黃崗繼輝聰明罕古今讀書十行俱下嘗爲金羅方伯訴諜數千丈使善讀之吏蟬噪蜂聒一時讀過皆還其牒而從頭題之一一不錯如有疊呈者聞其名輒發其奸民土異之赴嶽

時通川路遇一人賣十九史六百卷一覽無不曉然抽秩試
之無不應又引市人聚異書連車輸致館中一夜盡覽翌日
給曰無價不能買 於于野談

具洛州鳳瑞九歲時月夜與羣兒入白沙宅偷蓮花白沙曰汝
何不讀書反偷蓮為曰書既盡讀無事浪遊耳曰吾將呼韵
不能則撻之遂呼遊字鳳曰童子招朋月下遊又呼秋鳳曰
相公池館冷如秋白沙知其能欲寵之呼牛字又鳳曰升平
事業知何事但問蓮花不問牛白沙大奇之 詩評

朴燁字叔夜八歲時值大雪其叔父自外来則掛毋於雪樹以
桑弧蓬矢射之如射帿叔大嗔欲撻之公曰小兒腹中已貯
文何毋用子乎叔且怒且疑以雪命題仍呼韵公應聲曰如
手復如席隨風覆更斜窓含無影月林吐不香花山上瓊為

窟人间王作家一痕能染白寒樹有棲鴉叔大奇之曰勤讀為文章不勤亦可登科任汝為之（於于野談）十歲往隣家值其長者不在屋壁新糊書一句曰主人山上山客(子)口中口俄而主人來見問誰所為公曰吾所為也主人出去客子空回故云（本状）

河應臨十歲以奇童稱長者命賦竹筍呼韵應聲答曰平地忽抽黄犢角巖間初展蟄龍腰安能折而為長笛吹作太平行樂詞少年登第嘗送客西郊有詩曰草〻西郊別春風酒一杯青山人不見斜日獨歸來未幾而沒（於于野談）

僧惟政入日本時倭國三千里設錦步障左右列金銀屏畫書倭人詩政指道上瞥看之及至館與接伴使論國中詩品輒盡誦無一錯諸倭驚異之（松雲集）

奬詡

世祖朝天使張給事寧出来時年二十四聞成三問不在歎訝曰吾師倪侍講言東國多文士何寒〻眼中耶由此不喜酬唱其豫論讓或疑其有意而作云 類說

李容齋爲遠接使貌不揚天使不禮之及見其和章始深服出與副使曰此人詩壇老將愼勿輕敵云文詞華國如此 上同

陽谷與企齋湖陰同時而容齋於陽谷最所稱詡屢言於上前曰蘓世讓當爲主文之人不可置在下位故陽谷自通政至資憲皆容齋所請也陽谷乞粮授洪州未數月容齋又言文章之士不意出外 上命召還三公皆主文柄年俱八十先後而陽谷早退家居享清福者二十餘年雖爲士論所斥近世詞人壽終富貴者無出其右云 上同

林白湖以詩名於世年少時自湖西向洛風雪滿天道上得一律曰大風大雪高唐一劍一琴千里人鳥啼喬木暮烟冷犬吠孤村民户貧僮寒馬病若無賴嘯志歌懷如有神悠々忽起故園思錦繡梅花南國春成大谷見此詩願見其面白湖造拜甚歡癸未甲申間成牛溪亞銓曺聆其抱才沈滯遂欲吹嘘邀之與語問其姓氏所由来仍曰必累世奕閥矣對曰數三代忝得科名人以為貴姓而實則起於寒微矣牛溪大加奬歎謂其有拔俗韵格遂薦弘文録未幾病逝官至正郎惜哉 上同

簡易少不知名其同儒十五人方作程文决勝負公往見請来做僉曰君雖有文才未諳科體不可與會盖以公地微而輕之也再三強之方許八十六人分曹作賦就考於原任領相

盧蘊齋〻或書三上三中二下而還之獨於簡易作不批不等只坼見秘封名字而送東七人者咎公曰始不許入者以此推之故吾輩見敗也西八人則雀躍焉俄聞外喝道聲報領相大監來臨矣衆異之使公避出十五人下階迎入焉禮罷蘊齋曰俄見公輩之文雖有彼善於此皆實才也當次第決科矣崔岦者何人也一生此曰中路人有才而姑未科文向方矣曰可得見乎即招公俯伏於末座相公使之前握手曰高麗五百年後至今無文不意乃稟於君耳此亦君我一人之幸實爲國家大賀矣他時華國之文皆出君手勉之称詡數四十五人者面皆如土此後蘊齋見人輒曰有崔岦者文章士也明春別試壯元亦此人莫可此後國家用文之處皆此人當之每言如此故別試考官輩坼封而擢魁焉公果

為國家文章之首官至左尹海伯終假吏判之啣而使中國
盛矣 荷潭錄

噫古之人奬拔後進愛許人才之盛如此今世雖有出倫
之才必忮忌之不暇將何用哉況偏黨之出雖馬遷不死
諸葛復生末如之何矣

成牛溪聞崔永慶名委造焉布衣破屐寒色蕭然其容嚴重有
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點塵氣牛溪退語白仁傑曰吾見其
人而歸忽覺清風滿袖矣 石潭日記

天使顧崔之來石洲以白衣從事被選 宣廟命徵詩稿入置
之香案常諷誦之其寒食時祭罷原頭日已斜紙錢飛處有
啼鴉山蹊寂寞人歸去雨打棠梨一樹花其曰人烟寒食後
鳥語晩晴時其自然之妙何減於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

蹊谷曰余見石洲形於口吻動於眉睫無非詩也盖石洲之詩天得也豈其所謂天授者歟 詩評

崔孤竹爲平壤庶尹徐萬竹益爲大同察訪館李達於浮碧樓選妓之有名者十人令擁侍不離二公每夕屛公務肩輿而往行酒賦詩盡歡而罷一日崔公曰吾輩每賦此樓之上山川魚鳥嘲咏殆盡盍命賦一絶句耶徐公曰以采蓮曲命之可也遂次板上鄭知常韻兩歇長洲草色多送君南浦動悲歌大同江水何時盡別淚年年添綠波之詩三人各把筆沈吟務勝二公先成李乃繼就竟推李作爲絶唱其詩曰葉蓮參差蓮子多蓮花相間女娘歌歸時約伴橫塘口辛苦移舟逆上波二公之作未讓必於此而以李作爲第一爲閣筆之擧其不論貴賤崇奬布衣意可見 霽湖詩話

楊海客爲襄陽守時愛李達之才待以朋友之禮達之爲人多諂有名與公分厚者貽書戒以勿密公回書曰桐花夜烟落海水春雲空之句李達若疎待則何以異於陳王初喪應劉之日乎然公頗心動不設醴焉達辭書投詩曰行子去留意主人眉睫間朝來失黃氣夜坐憶青山魯國鶢鶋饗南征薏苡還秋風蓀谷李子又出穆陵閔海客見之大驚待之如初達之詩清新瀏麗不減唐人其江陵書事詩曰三月江陵花滿枝折花還有去年悲請君莫問東流水日夜悠〻無歇時肯

朴正菴民獻除咸鏡監司一時名人咸賦別章蘊齋亦在座見諸帖皆不滿意朴守菴詩後至蘊齋披見頸聯曰館邸夢回清獻鶴塞门風落晏嬰裘三復歎賞字呼曰君實君實白湖諸人皆面赤而退盖朴公之將赴咸營也有臺議以不廉爲

言守菴欲白其不然語意如此蘇相之所以乞稱譽也 霽湖詩話

鄭古玉子規詩曰釖外稱皇帝人間托子規梨花古寺月啼到五更時遊子千年淚孤臣再拜詩愁腸一吋斷何用苦摧悲此詩膾炙一世瞽師張順命嘗召入禁中 宣廟曰汝近徃何處對曰流寓海西矣 上曰鄭碏近在海州此人嗜酒其能得飲否仍誦梨花古寺一聯曰佳作〻〻恨不見其全篇汝或記否順命誦之御筆即書于壁云 上同

李東洲嘗言癸亥間余與疎菴蹊谷等九人賜暇湖堂一日出御題令諸公製進余適居首蹊谷第二各賞賜有差仍宣醞諸公歡飲酒酣座中謂余曰今日應裁子為壯元吾等之文可第其高下余笑而頷之因謂曰持國之文如長江一瀉千里無聲汝固如山逕幽情花竹生馨天章如羅公遠所噀黃

栢犖色燁然內缺一瓣甫羽如白鸚䳍天性慧到時有一二句能言諸公大笑稱的論不止四人久忘之云詩評

顯廟嘗下教曰孝廟嘗謂鄭斗卿之詩不下於李長吉而予聞其人闊事不堪為應俗宰相可恨仍吟其域中王亦大天下佛為尊之句曰予外祖谿谷張公見此句謂可與李杜相上下予至今不能忘先祖每以金宗直之不與文衡為國朝欠事鄭斗卿雖老病不得行公以其文章終不得以大提學書銘旌豈不冤乎語及鄭公每稱東溟又嘗札得詩稿使寫字官繕寫粉紙以錦粧䌙置香案云公私聞見

鑑識 附先見

桓祖當恭愍王時始自雙城歸仕本國與都巡問使李達衷相及將還 桓祖餞于野 太祖從焉 桓祖行酒達衷坐飲

太祖行酒乃立飲曰此子誠異人非公所及公之家業此子必能大之敢不敬乎（豊沛錄 公後達衷子孫世〻以立字若晴若奇之類是也）

太宗朝朴錫命承旨時 上曰誰可代君任喉舌曰黃喜真可可人也未幾代朴為承旨終為右相世為朴公知人（慵齋叢話）

宋判書𤢖壽字台叟嘗謂金慕齋適有柳仁淑申光漢来謁慕齋不甚喜去後台叟問其故慕齋嚬蹙曰原明不學無術未知厥終如何漢之八字甚好己卯與士類同貶幸矣兩公皆時所謂名流而慕齋之論洪命耉下柳於于之妹也於于受學時從傍竊記文章絶世然自以婦人不宜吟咏故絶無所傳惟入洞穿春色登橋踏水聲一句世傳（詩評）

一士人遊金剛還謁谿谷谿谷曰君行有詩乎客以简易所作觀日出詩以為己作而瞞之公擊節吟諷良久曰此非君詩

也是作必在八月十六七夜客大驚曰此作本非警作而又何知其八月十六七夜公曰古人於正秋多用玉字文字又曰欲出而月在西乃十六七夜也第一句玉字起〻落月東起得崔嵬蒼波萬頃忽翻紅𥌮得恍惚蜿〻百鬼皆含[illegible]極幽邃詭恠之觀捧出金輪黃道中有高明廣大之象一語一字皆有萬匀之力古今咏日出皆莫能及君從何得此來客大驚服遂吐實谿谷曰非此老不能道此語噫向使東皐為詩而必欲一世皆好之則其能使谿谷敬服如是乎若不知者之毀譽何足為喜怒哉 詩評

附先見

申叔舟臨卒 成廟問所欲言願國家無與日本失和 上感其言命副提學李亨元往修睦以風水驚疑得疾未達而回

自是不復遣使只接待其國来使而已至平秀吉送橘康廣
探知國事以至於亂懲毖錄

成侃字和仲號真逸有重名時匪懈堂以王子詩文書法為天下第一又
善圖畫琴瑟棋局與子皆用玉亦用金泥塗字聞成公名倂人邀之賦詩
亭中期以再會公之毋夫人謂曰王子之道當閉門麾客謹慎無他豈有
聚人作朋之理其敗可待汝勿交其後竟不赴招未幾敗一门皆服夫人先見

洪忍齋暹嘗賦月課灩澦堆詩天險傳三峽雷霆激鬪湍風檣
今日試客膽向来寒但覺巖崖峻寧知宇宙寬清猿啼不盡
送我向危灘詞極清峻豪放後為安老所陷受刑被竄人皆
危之藴陽谷獨不憂曰曩見課製末句有歷險始顯之意故知
其不死果然詩評以下係文鑑

有京中士人下鄉數年後袖詩就考於權習齋〻〻曰此人半

京半鄉矣又士人徃嶺南還以一詩謁金慕齋曰生於行中登樓作也公怒曰君以少年何面謾長者士人強云已作公轉怒曰此詩非但文章必鬼語也士人服曰嶺南士族充軍士晝夜悲泣一夜神人来言此詩使之呈于監司〻〻見之免其役云公笑曰天下之文豈逃吾之眸子乎 稗官雜記

李五峯適見急雨打窓忽得一句曰山雨落窓多仍續上句曰澗流穿竹細遂補成一篇寄示鵝溪只點山雨之句還之曰公必值真境先得此句餘皆追後成之一篇之意都在此句耳其詩鑑如此嘗曰若見人自作自筆之文則可作一生編年云 詩評 五漫錄

洪命耈六歲作詩曰花落天地紅鶴谷大夫人柳氏見而嘆曰此兒必貴然似夭折若曰花發天地紅則福祿無量落字無

避福象惜哉後洪公以平安監司戰死金化年四十二卒如其言夫人即柳於于之妹也於于受學時從傍竊記文章絶世然自以夫人不宜吟詠故絶無所傳惟入洞穿春色行橋踏水聲一句傳世

人問於土亭曰今世草野亦有人才乎答曰吾黨中有趙汝式者安貧樂道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求之古人亦罕吾意以爲可用之才此外無有也人曰所謂人才能辦得大事之謂也趙公雖有忠義論人才適用則恐不足以當之也土亭曰自古能當大事者恒出於安貧樂道愛君憂國之人趙君爲人固非君輩所能識他日當知吾言之不妄 抗義新編

崔完城鳴吉有鑑識戊寅自瀋還黃一皓時爲義州府尹公啓曰黃一皓雖有才智恐欠縝密不能無區區之慮黃公果以

事挑怒清人至被慘禍且綾川子鼇爲水原府使過辭遅川良久辭去纔下堂公忽色動語其子曰怪哉此人非久當死下堂步出之際神精已散若偶人之形也數日後無病暴死 昆侖集

遅川少多病瘦甚人多危之申玄翁欽雅嘗曰崔某雖如此他日當爲名世兕欲擇爲女婿而其於十年痼病及子宮不好何崔公果於二十後病在牀席者十餘年又艱嗣續盖申公旁通星命云 上同

丁丑亂後 上问方伯之才於崔公對曰鄭太和年雖少有大才宜先擢用遂自堂下擢湖西伯明年升關西伯若此可謂灑落 前言往行録

尹孝孫字有慶南原人生員文科重試官左賛謚文孝少時父

爲義政府錄事晨往刺相公之門閽人辭以寢不卽通日晩
飢困歸家謂其子曰吾以不才喫辱至此爾可勤業無似爾
父也孝孫書刺尾曰相國酣眠日正高門前刺紙已生毛夢中
若見周公聖須問當年吐握勞翌朝父不肯又往投刺相公
見其詩卽引入問曰是爾所題否其父驚惧失措視其字乃
孝孫筆也吐實服罪相公令召孝孫至年方十餘歲頴悟出
倫公時有少女擇配入語夫人曰今得佳婿矣夫人不可曰
我女豈與錄事兒爲婚公不聽竟婚焉公卽朴文憲元亨也
中廟朝孝孫觀察海西教書畧曰孝友之化鄕里者非一二許
殸名之動搢紳者垂四十年又曰篤行顏閔人不間父母昆
弟之言治邁龔黃民無有歎息愁恨之聲皆實跡 本傳
成東洲嘗居土亭土亭来訪偕往申翰林遵美亭上小酌有一

男子善謳歌者命歌之未盡一曲東洲遽止之而送還人问之曰聲極淒咽似有喪故不可與樂也旣而聞之男子之母在遠是夕訃至 魯西集

李相國陽元少時讀書山寺一日偶吟一絶曰懸橐防飢鼠挑燈撲蛾傍有一老僧諷咏良久曰仁民愛物之心溢於辭表他日可卜大拜矣果驗 雜錄

姜丞旨绪少有鑑識嘗爲仁川倅徐藥峯渻家世寒素登第後爲仁川訓導時造衙中姜極加敬謹親爲設之徐曰吾不再到公门矣姜曰何也曰以我官爵人品比公如鷄鳳之判而公每過恭如此心實不安也姜答曰公當爲一世清流位至吏判子孫昌大公之福祿非凡人所及不敢而何公之子孫當念姜丞旨殘裔也徐疑惦不信後果吏判子孫至蟬令聯

徐爲吏判日每〻稱道云

鄭鵬字雲程善山人有鑑識時姜渾沈順门爲舍人皆有所眄妓公戒二人曰亟遠之無貽後悔姜去之沈不從二妓選入燕山宫中極寵沈寃死淤法人服公先見

鄭鵬於 中廟初爲校理未久辭歸人问之曰强起赴朝頗有驚心事拜恩入闕有帶犀宰相背前立余屏息而立俄而回顧鼻景舟问其職乃賛成也余忽驚心無意仕宦也還鄉終不起

宣廟癸未栗谷於筵前請預養十萬兵以備緩急否則不出十年必有土崩之禍西崖柳成龍以爲無事養兵養禍也先生出謂西崖國勢危如累卵而俗儒不達時務他人固無望君亦有此言耶今不預養必無及矣因愀然不樂逮壬辰之變西

崕於廟堂語諸宰曰當時吾亦慮其搔擾而沠之到今見之
李文靖眞聖人也若用其語國事豈至此乎且其章疏中籌
策人或訾議而今皆鑿鑿符合栗谷若在必能有爲也云栗谷
行狀

壬辰之議者咸欲棄平壤往咸興尹梧陰極言地形物力宜必
守此雖此一步國事次矣以堅城則寧越邉優於咸興可往
守事危則赴義州赴愬天朝北方人心獰甚沠可保之地其
後兩王子入北見縛人始大驚信本傳
宣廟朝永昌大君之始生也人莫不稱賀而獨國舅延興金悌
男之子清州牧使球之妻鄭氏憂歎不已其後永昌寃死而金
门幾滅盖已料其禍兆也
丁卯虜報始至鄭錦南忠信述從體察張公西出余從之郊外

班判而鄭曰此虜今来意在脅和即去耳余時意謂不然後竟如其言盖鄭習知虜情故也
丙子前金判書時讓獨知胡冠必来時胡差出来金公任素以户部来言曰明日胡差出来漢江洗馬該曹将供具先出待候矣金公曰汝須出待三田渡佐郎未信而重違叔父言往待三田俄而胡差到三田大驚曰何以知吾到此即托馳馬馳十餘里至南漢城底而還佐郎歸問其由公曰胡人有志於我國久矣假托洗馬欲知近京保障地形矣聞者皆歎服 隱峰集

正直

李諱成廟朝為刑判知敦寧成世明有私囑公惡之及逢𦔳庭世明進揖公揮手絶之曰宰相區區何足示人世明幾仆

地其質朴無文奉法不撓多類此人比包閻羅云 陰崖雜記
南趎谷城人魁科有文名燭影長门賦膾炙人口南衮欲引進
招致之謂曰聞君文辭過人願一見仍指盆竹使賦之即應
聲曰一朶盆莖弱千林雪意豪誰能伸汝曲直拂普雲高衮
大怒絶之以典籍終 己卯錄
靜庵爲大司憲執法公正人皆感服每出市人羅拜馬前曰吾
上典至矣 石潭日記
靜菴當 中廟朝以齊違格派爲己任諫諍之際不得俞音則
不止且疾惡揚善無所回避人語之曰公雖有龍逄比干之
風而得無乖明哲保身之道乎曰吾以直道事君幸而生則
生不幸而死則死禍福在天吾何畏焉 宣廟之待退溪禮
遇甚隆退溪造朝甚稀來亦即歸或問之曰主上之待公無

無異於昭烈之待武侯而未當久留何也曰唐虞之際君臣契合千古罕比而猶有都俞吁咈之辭今者 主上於老臣之言不問可否輒皆從之吾是以不敢留耳兩公處身之不同如是而俱爲正人則同公私聞見

金安老憑藉公主勢欲劃據壺串牧場鄭相光弼爲司僕提調執不可曰國家牧場之地決不可劃給勢家待光弼免後爲之安老竟誣鄭相遠竄受牧場及其被罪鄭相還收之東閣雜記

林錦湖亨秀字士遂南原人能文章善射美風儀少時赴會試至公州錦江見洪相暹杖流遠方瘡甚血流曰吾聞洪公一代士類今無罪遠竄朝廷之有小人可知爲士者何忍爲赴擧計耶遂回馬同行者力挽終不聽洪公於臥輿呻吟聞此言心神灑然後當乙巳禍賜死野言

文定王后垂簾陳復昌與李芑等締結方在左腹之寵特賜藍段帖裏又書御書四大字以寵之復昌遂開大宴于家以其四字爲障而垂之堂一時名類皆與焉尹漑長源爲修撰入直辭不赴昌以其腹心代直而强致之赴宴佯醉嘔於復昌之衣昌以手拂拭而深啣之人謂之曰公何吐酒陳令公衣乎可往謝之公曰奸人之酒豈可留置吾腹中乎且其受賜衣不合奸人身上故吐之昌聞而切齒一日詣闕告變鄭拿鞫又鞫公之弟浚〻平生喜酒性又恇㤼昌使獄卒之間直者强勸美酒曰醉則杖毒不入又令執杖者猛下五六度附耳潜語曰修撰已承服杖配公州公何獨恐杖死於片時耶果誣服夜行刑公連受三次兩膝皆碎肉無完者一招外開口不言至受八次而死當載車而出也其妻哭于路件作 刑行

者索價公顧妻曰雖給之不死手仵作怒殺之極其慘妻與之衣乃斬之 胡長孺撰

有一上舍生請書其先祖墓碣於成聽松其文乃李季甸所撰也先生默閱良久曰子識李季甸所為乎曰不知也曰許謝傳有此人遂不復言若無可否而至於斷以義理則有凜乎不可犯者 本傳

李慶為相時副提學沈義謙往拜公曰副學為何事來義謙曰以歲時故來耳公曰三司長官來見三公則人必聞而駭之後勿來見云盖國法三司之官不為投謁於三公所以自重而亦以重禮貌也前輩風采可見 類説

政府掌樂官朴時亮嘗於朝會時值路泥着分大套冨譯張某造家用附椽皆國制所禁金清陰為都憲因兩人將治之時

亮素擭習於吳楸灘来乞命吳公曰雖吾子犯法金公必不容貸敢圖囑汝乎終不出一言兩人終不免於形訊金公之見憚儕流如此有一公子造山亭用圓柱聞金公爲都憲卽削而方之亦國法之所禁 公私聞見

李澤堂嘗赴宰相家婚會新郎將入洞主人請曰相公福祿無比願燃燭公正色公曰燃燭乃老婢之事卿宰豈可代之乎不敢聞命主人有慚色 上同

金判書時讓嘗奉命巡嶺南有一邑稽誤失期縛致鄉所將杖之忽有自外突入者以身加於鄉所臀上稱屈屢屢乃金女婿李道長而鄉所則李之叔也父公叱曰吾豈因一女婿廢國法命羅卒推去而杖之李卽判書元禎之父而官經翰苑玉堂未升緋玉而歿 上同

趙樂靜嘗赴某宰小集某宰言家弟作宰者爲老兄自官備來若干需與諸公做一歡耳樂靜正色曰旣無赴遠餞行之事而費公物設無名之饌父兄宜禁之何爲受而享耶我不可助其尤也終不下箸而歸滿座不樂而罷上同

按樂靜之事雖薄情而此所謂鐵腸也細事如此何大事之不可做也噫一人作宰擧族囓食盡以樂靜之事一聞之也

李西河敏叙嘗與竹西斂迪送燕行於西郊歸路少憩於華嶽館譯官張炫入謁願獻小饌俄有兩夫舁巨盤入諸公欣然竹西幾下箸西河從傍掣臂曰兄且徐之士大夫取侮小人皆由是也是餞其儕流之餘啄何可食也顧下人舁出之夢囈

附遠色

世宗朝有一小娼寵冠後宮娼恃　上眷愛以微事干請　上曰使兒女子敢發干請之言由予啓寵而然也此女幼而如此長可知矣斥而遠之 公私聞見

成廟爲　王大妃曰設曲宴選内需婢五六名習樂其中一婢色藝冠絶常目　上覺之命出付父母 野言

成三問有志操少時在家讀書至夜分對案咿唔忽有一處女開門入坐絶色也公問何人對曰吾比隣居處女聞公讀書聲不勝愛慕敢唐突耳公斂容而坐引女行大責之俾受撻楚女出外折箠而來褰裳露脚而立公爲加数介箠女羞而退 稗官雜記

天使黃玉之來也栗谷爲遠接使崔簡易在城川欲試公會諸妓曰若有賭此老者厚賞之有一美娥請往公畫則命侍夜

必命還如是月餘妓遂辭歸公贈一絶曰旅館誰憐客枕寒枉教雲雨下巫山今宵虛負陽臺夢只恐明朝作别難以鐵石心腸爲此清新婉麗之語與宋廣平梅花賦千載同符 詩評

土亭嘗入濟州州官迎致寓舘擇美妓薦枕指倉穀曰爾若得幸於李公賞一庫妓異其爲人必欲亂之終不汚 本傳

栗谷牛溪同會於李進士希參家小酌石介以一時名娼偶與席將行酒發歌牛溪遽起座上無敢挽蓋平生不聽淫聲爲法云 畸庵集

金醒翁德誠嘗宿近畿民家其家主往松岳祈禱只留一女一婢夜向深有女子開門入坐貌頗聘言一婢熟睡故更無知者敢來耳公據禮責而退之 本狀浦渚集

德量

靖社功臣方議事擧欲得宗室中有德望者時綾陽君龍行虎步有日月之表可謂神人之主誠問於錦陽尉朴瀰錦陽率爾妄對議不相合遂與之相絶擧事日具綾城宏進曰公子登極之後若念朴某之言將示人不廣願忘之也 仁祖曰此是臣擇君之日吾豈介意乎後錦陽不自安若將朝夕得罪者 上特除惠民提調以安其心 公私聞見

黄翼成喜不拘細事年高位重愈自謙抑年九十餘嘗坐一室終日無言互開兩眼看書而已室外霜柹爛熟隣兒爭摘公緩聲而呼曰勿盡摘吾亦欲嘗之出示之一樹皆空每食時羣兒來集公除飯呼噪爭食公笑而已 慵齋叢話

翼成入相後寬厚無威自闕來時閭里小兒爭聚輪前牽挽使不得行公每祠之必得餅果之類滿貯袖中遇諸兒散之空

處諸兒爭相拾取公遂促車而歸然至其臨大事不大鼔色而為國朝名相本傳公微時過見田父駕二牛而耕問何牛勝田父不對輟畊附耳語曰此牛勝公恠問之荅曰雖畜物若顯言優劣則豈無不平之心乎公大悟後不復言人長短事云撥言

申文忠叔舟 世宗朝使日本還發對馬島未及泊岸颶風大作舸人中有一孕婦舟人曰孕婦水道所忌可投以禳之公堅不可曰殺人以求活吾不忍也翼蔽之俄而風定東閣雜記

許忠貞琮狀貌魁偉身長十一尺二寸 風彩凝然少負將相之望不治家淡如也年十二三與人讀書山寺有賊偷公衣鞋而去公謂友人曰君則往矣吾不可下去高枕大卧取筆書壁曰既吾衣之偷去兮又胡為乎盜鞋既偷衣又盜鞋兮竊為盜先

生而不取也聞者知其非凡兒後入相　成宗朝 振言

李鐸　中廟朝名相也兒量寬洪有一武士潛私公所畜妾々娼也卽知之卽放出終不言武士姓名 本狀栗谷集

李墨巖繼孟字希醇性寬厚放達　中廟朝為平安監司時金思齋正國為獻納毀之者曰李公別搆大樓於德巖上民甚怨苦思齋駁啓曰平壤遊觀之所甲於一國不須別構樓觀年飢民困尤非急務遂遞之後聞之只役遊手官屬架數椽之亭于巖上未旬而畢未幾公為叅贊思齋為檢詳往謁謝罪公置酒開懷大笑曰主張論我者甫也此則聞之誤也寧存形迹余嘗嘉甫昆弟之志節勵無怠因稱譽於先進間公胷次豁然待後進傾倒領畧無纖芥之嫌嘉獎敢言之士如此 本傳

中庙朝鄭光弼務守舊規趙光祖欲復古道持議不合而袞貞之禍光弼出死力相救人推其德量 石潭日記

中庙朝遷禧陵鄭相光弼爲摠護使金安老搆鄭相罪以奉安先后於不吉之地爲誣請置重典 上命減死流金海先已罷歸懷德村舍不意金吾郎馳至家人驚遑涕泣公方對客六博呼盧不輟俄審末減報稽首曰聖恩至矣終夜安寢明朝束擔登道無一毫見於辭色未幾安老敗召還 東閣雜記

鄭文翼在謫時有京使夜叩棘門云吉報至矣羣奸皆敗老爺承召有多少書札在此公徐曰姑置之卧睡如初遲明開封人服其偉量 畸菴集

權忠齋橃嘗坐溪亭有人乘馬而歸公隱身避之婢嘗奉盤而仆羹汚公衣不形嗔怒 行狀 溪集

洪忍齋暹修撰時陪母夫人宋氏將赴親戚家婚會路有一漢直祀轎前玩弄婢子窺見轎中頑悖十分公问汝何是人其漢咆哮曰我是張政丞宅奴也问我何為張乃　中庙朝名相順孫也公陪母夫人還家即馳見張相具道所以相國低呼侍婢耳語数款而已公心懐大憤而無可奈何辭退相國曰姑留之俄而婢子来復数語而公遠莫之聞也相國乃曰君可去也公怱〻出来欲乗馬路臺前有覆苫之物相國家蒼頭跪曰奉大監命殺罪漢矣以手抽苫乃作拿之漢也公竦然歎曰相國不大聲色而除去頑奴截然剛直毅然嚴威真真宰相也　謏聞瑣録

尹文度淮字清卿少時嘗投逆旅主人不許止宿坐於庭畔主家兒持大真珠出来落於庭中傍有白鵝即呑之俄而主人

索珠不得疑公竊取待之朝欲告官公不與卞只云使鵝亦繫吾傍明朝珠從鵝後出主人慚謝曰昨何不言公曰昨若言之主必剖鵝覓珠故忍辱而待 本傳

辛碩祖性寬緩嘗修史春秋館與下僚同事筆硯下僚忽遽間顧吏高聲曰語辛碩祖將硯水來旋即慚赧低頭不能仰視公遽前執手曰我輩少時失言於先生長者之前豈止此耶即呼酒來滿酌對飲人服其弘量 本傳

丁贊成玉亨爲直學時於路中逢一使酒者打執鞚者批頰無数其郎雖見曳而猶不釋鞚公隨見曳而來或東或西良久終不怒使酒者力疲解去五六步復來拜馬前曰大人終作政丞公亦不問後登台司與尚相震同監 仁庙胎峯于嶺南咸昌倅而相舊知也來謁而醉失溺流于座公指尚相使

見之相視而笑返慶尚之路二公終不言尚相歎服以為不戲人少事如此況大過乎云 清江小說

李無疆者締結奸臣劾兵判李浚慶後無疆竄慶源李公以巡邊使過去郵卒指城中矮屋曰此無疆所舍也公厚遺食物人有哂其以德報怨者公曰非施惠也見其困窮慇惻之心自然不能已云 東閣雜記

李新菴俊民為寧越倅時有一書生請曰方讀書雉岳山願得三年粮公不問其姓名而與之復告以運致之為難即使人輸送後公掌西銓其佐貳者曰我曾是乞粮書生也 本狀是寓集

李三宰浚民初入玉堂時權倖李樑為副學沮公甚公甲子為江界府使時李樑新敗謫境內公持酒往見樑不勝感愧指畫屏請留詩公即書一絶曰千尋古木連雲起數朶叢篁遶砌

深捿鳥不猜飛鳥樂歲寒相對却無心襟懷坦蕩如此本状
尚成安震為人寬厚度量洪大平生未嘗言人過有一人短一
足客以為言公曰客何言人短處宜曰一足長當世以為名
言吳祥少時作詩曰羲皇樂俗今如掃只在春風盃酒間公
覧之歎曰余嘗多吳生以為大成何其言之薄耶即改數字曰
羲皇古樂今猶在看取春風盃酒間四字之間氣像懸絶於
野談

李完平元翼初入臺以簠簋不飾彈尹海原斗壽後李公因事
往謁海原無幾微色留與語曰貧族之遭喪行昏者皆責具
於我為副其須允有饋遺不得不領受臺啓之發所理宜然吾
何介意酬酌良久言皆由中適有鄉族書乞昏需尹公命侍
婢曰曩日譯官某有所餉疋段留其取來婢入而復還曰本

無是矣公笑曰婦人輩以公在座欲諱之耳促令取出全封畀之略不動色李公服其偉量終身敬重 上同

鄭西川崑壽為判義禁鄭水竹昌衍為同義禁因監杖武人之犯贓者有一郎駭其杖之不猛曰王府之杖固如是乎鄭公曰年少僚宰之言固是矣而王府乃士大夫就理之所也重杖贓武快則快矣一成規例則豈非吾亦不免之悔耶其人深感 公私聞見

光海時有鞫獄鄭判書廣成於被鞫者毋論貴賤申暴於力所可及處又前後陰活者未知其幾而未嘗以德色示於家間故子弟亦不知崔大憲有源門巷相對揣而知之語人曰有德於人而不欲使人知之者惟見鄭公一人而已 上同

金判書藎國為戶判時有進銀中朝事公敬其事不委下吏親

自監封有筭員一人潛取一塊人無知者獨公覺之而佯若不知即命罷坐曰痁病欲發不可久坐命置其銀於一房使其筭員守之待明日開衙以封吏自念銀不準数咎将歸己不得已還置其中明日監封無欠縮後十餘日不彰其罪以微事遞其任人稱弘量於于野談

李适之亂張玉城晚以都元帥至平壤立白旗招降卒別将一隊自賊歸順者晚輒引入室中語之曰能刺〻我如其不能聽我請用人服其量感泣願死日月錄

金判書壽賢寬緩不苛崇禎壬申　仁穆大妃國哀各司例造白布帽以分而期促工少未及畢造吏以金公必不罪我也以其先造者盡納左僚及下官之喜捶挺者金獨以紙帽成服笑曰柔善者受罪公私聞見

金監司澄久在臺閣洪相重普自末入閣時屢遭其彈避逅於同春宋公家金謂洪公曰公取友能得如吾者數人公可爲得極盡之人洪公大笑曰君之玉成于我者多矣誠可感幸而俗語云雖好歌每聽則厭聽君之彈我迄可止矣同春曰宰相之寬洪如此國家之福也 上同

恬雅

孟文貞思誠清簡端重在相府持大體性解音律常持一笛日吴三四不喜接賓夏則坐松陰冬則坐蒲茵左右無他物有禀事者令人開門去則閉之 本傳

柳文貞寬位極人臣而清貧恬雅對賓設酌必以濁醪瓦盆置於堦上一老婢以一沙鍾進酒各飮數盃而罷摳衣者坌集敎誨不倦 本傳

河文學演 世宗朝名臣也燕居時常着角烏帽焚香靜坐日吟哦嘗在春坊作詩手寫之浩亭歎曰河文學作而河文學寫亦一人間寶玩也 野言

鄭貞節甲孫身長美髭鬚兒量寬裕久爲宰相而清貧孤苦布被蒲薦處之晏如也每進言不避權貴嘗論河相演崔判書俯用𣳚其人請鞫之 上怡顏解之出外二公流汗公笑曰各盡厥職𣳚敢相害也 慵齋叢話

成聃壽 端宗朝人不仕以漁釣自娛有詩曰把竿終日趂江邊垂釣滄波困一眠夢與白鷗飛萬里覺來身在夕陽天令人吟賞而想爲人 本傳

韓世倫 成宗朝人淡於宦情晩年家居一日風雪寒甚公卧聞曉路喝道聲語其子曰布被土床此亦足矣彼人良苦其

恬靜如此 栗谷本狀集

權文順弘早稱文翰位至極品享年八十七嘗卜宅南山陸鑿
塿池種蓮幅巾藜杖逍遙自適洒然若神仙 本傳

中廟朝魚斯文得江字子遊晉州人有文學雅致自登第後每
乞外郡性恬退不就華要搆小屋于山水之間絕去家累只
率一小僮畧供朝夕淡如僧居與人語雜以詼浪 野言

沈逢源字希容 中廟朝人弱冠進士晚年登第以直提學 明
廟朝升嘉善節省飲食飲養真源築室華山之麓寓興花卉
愛老松扁其堂曰友松自號曉窓老人日嘯傲其中杜門謝
客人罕見其面親戚至則一琴一歌未嘗不娛雖不飲必進
一杯以為適杖屨苔階竹逕間白髮蒼顏完如山澤之癯家
貧仰哺於祿無慚無事而食言及若無所容 栗谷本狀

晦齋李公郎吏判孫公重敦之甥姪也李公在鄕讀書不求人知故世無知之者及登第人謂之寒門屬於校理書舘人語孫公曰槐院諸人若知李某之為公甥姪則必當首舉而公終不開口以明之何也曰吾甥志尚不苟若藉吾吹噓而發揚之則必不肯仕吾是以不言 公私聞見

金思齋寄黃校理汝獻書曰君之營作不輟之事不如停之順天耳人生世間稀年為上壽假令吾與君得享上壽所餘不過十年何苦勞心以取吸吸之誚乎僕二十年處約之中營屋数椽田数畝冬絮夏葛各数件卧外有餘地身邉有餘衣鉢底有餘食挾此三餘高卧一世雖廣廈千間玉粒萬鍾綺紈百襲視同腐鼠恢恢有餘闻君之衣食第宅百倍於吾豈可更不知止蓄無用之物乎所不可闕者惟書一架琴一張友

一人僂一𨔛迎睡一枕納涼一窓負暄一檐此二五雖煩不可廢一此外何札驅馳困苦之中每念舊壑之中二五滋味不覺歸與飛動抽身無暇奈何〻〻惟吾知己諒之 松窩雜記

退溪嘗坐山堂適於前郊有騎馬而過者或曰異哉是人過此而不下馬生先曰騎馬者如畫裏人只添一箇奇勝耳何過之有 退溪言行錄

退溪嘗入京寓西城內左相權轍來見先生具飯待之淡餅薄、味不可食而先生若啖珍味權公竟不下箸退謂人曰從前養口體到此甚可愧也先生嘗曰我真福薄耳啖厚味則如痞滯不安必啖苦味然後方利腸胃云 上同

洪聖民清操出倫簡素淡泊雍容恬靜不假修為於世浮華侈靡漠然無一動於中棟宇歆傾瓶罌懸磬而居之泰然河陵君

宣朝大王之毋凡而於公為姻従尤見甚至終不一接也本傳

柳學諭彭老字君壽居玉果性至孝登文科後無意於仕進人勧之仕則曰吾非不欲仕不可以力致蝇營狗苟非余本心其恬於勢利如此人莫知其賢屏居田間十餘年壬辰随高霽峯死於錦山 湖南義録

附休退

李青海之蘭有開國功上疏乞骸曰臣遭遇聖主誤忝司命南征北伐濫殺甚多鐵冠之罷雖極地獄之禍可懼伏願祝髪以免冥報即日上寺被緇謝絶家事不以世累関心以終天年殆與子房之従赤松彷彿非韓彭輩所可企及也 長貧胡撰

魚變甲字子先咸従人官至直提學每恨歸養之晩忽呈辭還

鄉有詩曰謝病歸來一室幽荒凉草樹古池頭若余豈避功名者只爲慈親不遠遊無一毫干札真淸世一間人也申叅判檣謂公子孝瞻曰吾與乃翁密約歸養乃翁決然而余則負約多慚本傳

鄭宗榮字仁吉官至吏判乞退原州祖送車馬不可勝數旣還鄕親戚莫不提壺挈榼娛樂歌舞殆無虛日自奉儉約布衣䌌帶淡然如一寒生多少疾病淸心寡欲節食服藥遂爲無病之人容顔渥丹精采不替性不好博奕綵以按節四道尙書六部孜孜奉公夙夜不懈

朴治川紹深於學問專精讀書退居陜川年四十二而卒南歸時吟一絶曰名利前頭路幾千却來江上有漁船一心似水收吾内萬事如雲只付天恬於榮利素位無怨者可想上同

李知樞賢輔七十後休官築愛日堂於洛江之上為奉親遊玩之所自號聾巖浪放山溪間每以遊山小具自隨或穿林涉高或傍野巡溪其遇可人與一水一石稍清陰處必班荊而坐得意欣然飲酒不過三兩杯風神蕭洒岸韻杳逸無一點富貴塵埃氣又好遊僧舍江閣短棹往來令侍兒歌漁父詞以寄興有遺世獨立意 退溪集

宋三宰純之麻叔每曰職居宰相吾見出西小門不見出南大門者蓋言仕宦者至死不退故也公每嬉其言及其自向城納節而歸也語叔曰吾今出南大門矣 識小錄

尹月汀少時以黃筆紙請書法于退溪先生惟寫邵康節荅富鄭公之荅蓋富公勸康節從宦而康節不願仕之作也所書皆愛閒不趨名利之作尹公嘗曰先生豈預知我愛官不肯

退而加鉢於頂门上耶又嘗曰牛溪每勸我休退余謂無田可歸牛翁曰雖無可歸處若勇往决歸則亦可食貧諺曰生人無蛛網罥口之理眞格言也云（月汀漫筆）

愼副學天翊號素隱於光海壬子登第而時值政亂不樂仕宦連在散地見仁祖改玉以爲重見清明之世可以彈冠旋見勳臣主張光海時未唱名兩榜改試爲一榜而元勳子得叅以爲新改之初勳臣恣權如此前頭之紊亂可知退居鄉典不應召命及孝廟即祚乃曰生不識吾君之顔大虧臣之分義爲之入京一瞻天顔而歸（公私聞見）

仁廟朝趙蒲渚以領中樞决退上疏乞致仕安公邦俊以書相賀手製草屨以寄之（南溪集）